

融 舊

「舊香港·融舊」藝術概念館近日正式對外開放，吸引眾多市民到場參觀。該概念館位於太子基隆街一座即將改建的廣州式舊騎樓內，以創新方式陳列舊物，追尋老香港的足跡與記憶。展期至八月二十七日。

中新社



郵票裏的老日子

近年，聯乘(crossover)漸漸成為品牌行銷新潮流，原本各不相關、各有市場的品牌，透過聯乘實現優勢累加與互補，拓展新的受眾和市場空間。今年五月，香港藝術館與香港郵政合作聯乘，推出以十九世紀外銷畫為主題的郵票和首日封等，讓人們從小一方郵票裏，再探香港近代經濟與社會發展圖景。

外銷畫是香港藝術館較早期的、也是較珍貴的藏品系列。香港知名商人遮打爵士和何東爵士早年將收藏的一批描摹十八及十九世紀珠江三角洲商貿和民生景象的繪畫捐贈與政府，由香港藝術館前身大會堂美術博物館接受並保存。一九九一年藝術館於尖沙咀新址開幕後，繼續擴展此類別收藏，至今已超過一千三百套。這些畫作雖然匠氣較重，顯得呆板少靈動，卻也無心插柳，成為今日回望百多年前城市發展及市民生活的別致註腳。

早期外銷畫的作者是那些因好奇來到中國旅行的西方畫家。他們在異域經商、行旅與居住期間，將所見所聞以鋼筆畫、水彩畫和油畫等形式記錄下來，技法並不出眾，唯題材少為彼時歐洲人所見，故頗受

西洋市場歡迎。中國畫匠見到海外市場有需，便將這些西方美術中的透視技法和用色技巧學來，在商貿發達的城市如廣州等開設畫室，專門創作外銷畫，以供出口。那時，外銷畫和外銷瓷器一樣，是承載歐洲人對於東方「獵奇」心態的物件，常被那些富有的外國人用來裝飾住所，以至於如今我們再看十八至十九世紀歐洲藝術家的靜物畫和肖像畫等，不時會在畫作背景中見到東方意味濃郁的藝術品。

在我看來，這些外銷畫不論構圖或意境，都與中國傳統繪畫，尤其是宋元以來講求意境、氣魄及神韻的風景畫作相去甚遠，也沒有承繼《清明上河圖》等世俗畫作的生動，更容易讓人想到荷蘭美術黃金時代那些工整卻缺乏靈動的畫作，可說是典型的、為了滿足顧客需求而創作的藝術複製品，繪畫者的個性和風格被嚴實地包裹起來，以至於畫中根本見不到畫家創作時的靈機一動，一切的「偶發」都不被鼓勵。現在，我們再看這些畫作和依此開發的郵票等聯乘產品，感慨的不只是老日子，更會慶幸今時今日藝術創作者能夠夠任意而創作的自由吧。



►香港藝術館收藏的外銷畫《茶葉裝箱與外銷》。

心湖如鏡，世事泛起漣漪

——讀江迅《心湖的水聲》

「走過山重水複的流年，笑看風塵起落的人間。」年月瞬逝，江迅和讀者的文字之約卻始終是不變的諾言。作為一個始終走在前線的新聞人，江迅幾十年來從未停止過對生命的觀察及探索。無論世代時事如何驟變，他總是樂此不疲地馳騁於世間，永遠秉持着孩童般好奇的目光。生命的活水積累成湖，對世事的感悟在他的心上總能泛起陣陣漣漪，匯聚為涓涓流淌的《心湖的水聲》。

心湖如鏡，積累成人生。江迅多年來著述不斷，他旺盛的精力和源源不斷的生產力始終為人所驚嘆，而他關注的話題之新潮，更讓我輩慚愧。他介紹「悅己型消費」，也笑言「單身狗」自稱「孤狼」；他看中國脫口秀的段子，也談網絡熱詞「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這兩年女性意識與女權主義在各地崛起，這股聲浪和趨勢自然也引起江迅的關注。他書寫

「她文化」、「她力量」，分析美國第一夫人的衣着政治，也觀察包含眾多社會及女性職場話題的電視劇《摩天大樓》及展示三十歲女性群象的電視劇《三十而已》；他從香港西九龍中心外牆的性感少女漫畫寫到韓國國會議員穿短裙出席國會會議，也從中國隧道施工建設不准女性進入，談到英國「漢堡王」發文稱女性應該待在廚房而引發的爭議。他掌握文化現象的風潮，也暢談自己對性別歧視與男女平權的看法，視野遼闊。

透過表面現象看本質，是江迅的思考深度，將世界各地發生的不同新聞聯繫起來，去探討背後深層的共性與思潮，則需要更廣闊的視野和知識體量。他從美國總統的中文譯名說起，暢談品牌名翻譯及文學翻譯，探討翻譯的原則及與原作的關係；他從美國前總統特朗普身邊人紛紛成為「作家」出書說起，談到名人「身邊

人」的寫書風潮，指出本質盡是「品牌延伸」，打着名人旗號深入挖掘市場潛力，每篇短文信息含量豐富，不分地域國界，讀者的思維也隨之而馳騁萬里。

一支筆暢談大中華時政熱點，另一支筆訴說柔軟溫情，江迅總是在細微中見真情，字裏行間透露出感性的一面。在《記憶遭遇「橡皮擦」：愛不會遺忘》一文裏，他由身邊多個老友患上阿茲海默症，感慨他們的記憶像被一塊「橡皮擦」逐漸抹去痕跡，是「患者與家庭、社會的一場漫長而無聲的告別」，他講述一對老夫婦都得了阿茲海默症，輕症的老太太每日給重症的老先生餵飯，老太太在老先生過世之後，即使病重失去記憶，卻仍不忘為老伴餵飯，意識混亂之際依舊每天對着老伴的照片餵飯，將相片的嘴部都挖空了，「那份愛，依舊會深藏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令人潸然淚下；《不「智能」的長

者遭遇種種「痛點」》裏，他從兩個老人因不會使用智能手機、無法電子支付社會保險費以及無法用智能方式啟動社保卡視頻，關注中國內地當下老人群的無助之苦；他也談今年票房最高的感人電影《你好，李煥英》，喚起讀者對母愛的感恩與眷戀。

聲音無形，揮筆書成文。身處非常態逐漸變成日常的世道中，活在網速超越生活步伐的節奏裏，人們在時代變遷中偶有迷惘迷失，時而迎頭趕上，知所進退，而江迅總是以快速的沉穩步伐，邁上時代的火車頭，以敏銳的觀察及勤奮的筆記錄着這個時代的千變萬化。書中用或理智，或關愛，或嬉笑的筆觸，快評世界時事、社會現象及文化潮流，江迅孜孜不倦的書寫背後，是對生活持續的滿腔熱情，也是對世間不變的觀照與熱愛。

聽聽，那是心湖的水聲。

市井萬象

如是我見

承言

在「九一一」恐怖襲擊之後，美國以反恐為由聯同英國、加拿大等盟友進軍阿富汗，在短時間內推翻了塔利班政權，扶持了一個傀儡政府上台。但美國入侵阿富汗的目的並非為了消滅塔利班，而是通過佔據阿富汗這個中亞心臟地帶，進而能夠在中東地區取得戰略性的政治利益——在阿富汗戰爭之後，美國入侵伊拉克就是這一戰略的核心。

不過，美國人沒想到，打了二十年，阿富汗還是沒有取得根本性的變化，但這二十

塔利班組織在美軍撤離阿富汗之後取得政權，這本身並不意外，只是沒料到其速度之快。阿富汗再度成為名副其實的「帝國墳場」，國際輿論充斥着對美國人的嘲諷和批評。然而，我們也需要冷靜看待和分析阿富汗在「變天」之後，美國人的下一步。

阿富汗變天之後

年已經實質地消耗了美國的國力。據布朗大學的沃森國際與公共事務研究所的數據，美國在阿富汗戰爭中的成本超過二萬二千億美元，這還未包括參戰美軍的巨額醫療費用等其他非直接費用。二萬二千億美元，相當於阿富汗一百年的GDP。

儘管在塔利班重新奪取政權之後，特朗普發文批評拜登是如何丟掉阿富汗的。其實，無論是特朗普還是拜登，他們均主張美軍從阿富汗撤離。

從阿富汗現在的局勢可見，一是美國扶持的傀儡政府多年來沒有獲得民心，相反塔利班獲得較大的民意；二是如果政權過分依賴外國勢力顯然是靠不住的。尤其是後者，可謂警醒那些企圖通過依賴美國而壯大的政治勢力。

美國人根本是靠不住的。在他們眼裏，國家利益才是核心，其餘都是無關緊要，隨時可以犧牲的——包括人命。拜登在為自己

辯護時就說：「過去一周情勢發展，確立現在終結美軍在阿國行動是正確的決定。阿富汗軍隊都不願為自己打的仗，美軍不能也不該打，甚至為此喪生。」儘管拜登飽受批評，但美國的輿論看，那些批評並不認為拜登撤軍的決策有錯，而是批評撤軍的具體方式。

拜登又指，「就算美軍再留守一年、五年甚至是二十年時間，情況也不會有何不同。但中國、俄羅斯樂於看到美國持續挹注數億美元資源與心力，無限期試圖穩定阿富汗情勢。」不難看出，特朗普和拜登為何從阿富汗撤軍的終極理由。

在甩掉阿富汗這個巨大的包袱之後，美國可能會集中力量圍堵中國。對此，中國同樣需要面對阿富汗「變天」之後的國際形勢，如何與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相處、如何探析美國下一步的對華措施。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方向。

不應遺忘的人



英倫漫話

江恒

日前，一支探測隊啟程前往鐵達尼號在大西洋的沉沒地點，希望對沉船殘骸的現狀一探究竟，因為根據海底探索專家預測，由於洋流沖刷和金屬鏽蝕，這些殘骸或在數十年內分解並徹底消失。

這艘當年從英國南安普敦港首航的豪華郵輪，雖然中途撞到冰山而葬身海底，卻留下很多說不完的故事，其中之一便是海難中倖存的六名中國人。由於西方輿論長期的偏見，有關他們的一切被刻意抹去，外界對此知之甚少，彷彿他們就從來沒有存在過。不知有意或無意，一九九七年上映的荷里活大片《鐵達尼號》中，一幕短暫的中國乘客的鏡頭也被剪掉，直到二〇一二年的修補版才又重新出現。

最令人憤憤不平的是，有關六名中國倖存者僅存的記憶，竟是無比的屈辱和難堪，他們被抹黑成「為逃生而不擇手段的膽小鬼」，甚至遭到驅逐和流放。可事實上，他們在海難中卻是奮不顧身，英勇救人，就像目擊者記載的那樣：「當身旁的水手累到快快不動槳，中國人就主動把水手推開，拿起槳就划，像個英雄一樣，直到我們被大船救起。」因此，當倖存者之一的方榮山寫下「天高海闊浪波波，一根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幾個，抹乾眼淚笑呵呵」這首詩歌時，相信他感慨的不止是死裏逃生，更是命運的坎坷。

他有理由發出這樣的感慨，這六名在海外貨輪工作的中國倖存者，就是大批遠赴歐洲的華工的縮影，他們經歷了人生的許多磨難和不公平對待，儘管付出血流甚至生命，卻無法被歷史銘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幫助協約國取得勝利的華工，他們遭遇了西方的集體記憶缺失，正如一份英國報紙在一九七二年指出，中國人在歐洲的故事被徹底地遺忘了。哈佛大學中國史學家孔飛力（Philip A. Kuhn）也認為，「中國勞工為贏得文明之戰的勝利所作的貢獻，從未得到全世界的公正評價」。

二〇一六年，我在倫敦唐人街的中國站參加了一次特殊的活動，英國的華人華僑自發組織起來，掀起一場名為「確保我們銘記計劃」的全國性運動，主要目的是



◀法國濱海努瓦耶勒市郊華工墓園內的華工紀念碑。
© Werner Van Caneihen

為改變一戰華工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希望以建立紀念碑的方式，還他們一個公道。主辦方負責人告訴我，一戰期間中國共派遣了十四萬勞工以非戰鬥人員的名義參加戰鬥，其中近十萬人配屬給英軍，他們也是遭受歧視和虐待最嚴重的華工。一戰結束後，協約國為他們犧牲的將士建起不少紀念碑，法國、比利時等國也有華工紀念碑，唯獨英國修建了六萬座紀念碑，卻沒有一座是為紀念參戰的華工。他說，在華人的持續抗爭下，英國直到二〇一七年才開始承認華工的事跡，並公開紀念在英勞工。

對於一戰華工的處境，香港大學歷史學系特聘講座教授徐國琦在他的《一戰中的華工》一書中寫道：被招募的華工要在招工營待上數月接受訓練，而為了防止他們逃跑，招工營四周布滿了帶刺的鐵絲網和保安人員。據一位在華工營任職的英軍回憶，這些華工每天都會列隊走路並進行徒手訓練。那裏的一切像個戰俘營或軍營。然而最為殘酷的，還是戰爭對他們身心留下的嚴重創傷。

據史料記載，幫助協約國作戰的華工任務非常艱巨和危險，他們不僅需要修建工事、挖戰壕和運送物資，還要留在後面打掃戰場和埋葬死屍，同時要頂着頭上接連不斷的炮火，幾乎是用自己的生命在目睹戰爭最殘酷的一面。很多華工死於炮擊，據英國軍官在日記中寫道，一九一八年五月某個夜晚，德國人對華工營地進行輪番轟炸，至少五十名中國人死於這樣的空襲。他們還面臨來自毒氣彈的死亡威

脅，有華工指揮官稱，「敵人經常在我們的營地周圍投放大量毒氣彈，唯一能保佑我們的就是有風從營地吹向炮彈落下的地方將毒氣吹散。」「我睡覺的時候從不敢脫褲子，並隨時將防毒面具放在枕邊。」可以說，整個一戰持續了大約一千五百天，對許多華工來說，他們的記憶可謂漫長而恐怖，在不少人心中更是留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

但是就像《一戰中的華工》書中所提到，考慮到華工在戰爭中的苦難、奉獻和犧牲，他們得到的補償是遠遠不夠的，他們不能享受退休金，而且英國政府對重傷華工的補償更以吝嗇著稱。比如一名華人被彈片炸瞎了一隻眼致盲，英國政府卻只給他們幾十個銀元作補償。一九一九年倫敦娛樂雜誌《潘趣》（Punch）上這樣記載華工：「榮耀和讚譽，獎牌與豐厚的賞賜與你無關，沒有人為你戴上勝利的桂冠，沒有人提議你理應獲得大英帝國十字勳章。」

由於缺乏對華工應有的記錄，準確的死亡人數無從統計。據學者估算，可能在歐洲失去寶貴生命的華工約三千人，但他們就像風中的塵埃，悄無聲息地消失在歷史之中。今年四月，英聯邦戰爭公工委員會（CWGC）的一份調查報告發現，與白人士兵「一人一墓碑」相比，迄今很多一戰華工逝去的生命只換來一個無字碑。

記得在唐人街的那次活動中，一位華僑跟我說，華工不應成為被遺忘的人，紀念他們不僅為了追求歷史公義，也是為華人正名。



燈下集

袁瑋婧

